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戲提大王尾 恣囂威打破小子頭

當時我坐了一輛東洋車，往水師營去。這裡天津的車夫，跑的如飛一般，風馳電掣，人坐在上面，倒反有點害怕。況且他跑的又一點沒有規矩，不似上海只靠左邊走，便沒有碰撞之虞；他卻橫衝直撞，恐後爭先。有時到了擠擁的地方擠住了，半天走不動一步，街路兩旁又是陽溝，有時車輪陷到陽溝裡面，車子便側了轉來，十分危險。我被他擠了好幾次，方才到了三岔河口。過了浮橋，便是水師營。此時天色已將入黑。我下了車，付過車錢，正要進去，忽然耳邊聽見「哈打打、哈打打」的一陣喇叭響。擡頭看時，只見水師營門口，懸燈結綵，一個營兵，正在那裡點燈。左邊站了一個營兵，手中拿了一個五六尺長的洋喇叭，在那裡鼓起兩腮，身子一俯一仰的，「哈打打、哈打打」吹個不住。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，忽然喇叭口貼地，我雖在外多年，卻沒有看過營裡的規矩，看了這個情景，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見識，不覺看的呆了。正看得出神，忽又聽得「咚咚咚」的鼓聲。原來右邊坐了一個營兵，在那裡播鼓。此時營裡營外，除了這兩種聲音之外，卻是寂靜無聲，也不見別有營兵出進。我到了此時，倒不好冒昧進去，只得站住了腳，等他一等再說。擡眼望進去，裡外燈火，已是點的通明，彷彿看見甬道上，黑魃魃的站了不少人，正不知裡面辦甚麼事。

足足等了有十分鐘的時候，喇叭和鼓一齊停了，又見一個營兵，「轟轟轟」的放了三響洋槍。我方才走過去，向那吹喇叭的問道：「這營裡有一位文師爺，不知可在家？」那兵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你跟我進去問來。」說罷，他在前引路，我跟著他走。只見甬道當中，對站了兩排兵士，一般的號衣齊整，擎著明晃晃的刀槍。我們只在甬道旁邊走進去，行了一箭之地，旁邊有一所房子，那引路的指著門口道：「這便是文師爺的住房。」說罷，先走到門口去問道：「文師爺在家麼？有客來。」裡邊便走出一個小廝來，我把名片交給他，說有信要面交。那小廝進去了一會，出來說請，我便走了進去。杏農迎了出來，彼此相見已畢，我把述農的信交給他。他接來看過道：「原來與家兄同事多年，一向少親炙得很！」我聽說，也謙讓了幾句。因為初會，彼此沒有甚麼深談。彼此敷衍了幾句客氣說話，杏農方才問起我到天津的緣故，我不免告訴一二。談談說說，不覺他營裡已開夜飯，杏農便留我便飯。我因為與述農相好多年，也不客氣。杏農便叫添菜添酒，我要阻止時，已來不及。

當下兩人對酌了數杯。我問起今日營裡有甚麼事，裡裡外外都懸燈結綵的緣故。杏農道：「原來你還不知！我們營裡，接了大王進來呢！」我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甚麼大王？」杏農笑道：「你向來只在南邊，不曾到北邊來過，怨不得你不懂。這大王是河神，北邊人沒有一個不尊敬他的。」我道：「就是河神應該尊敬，你們營裡怎麼又要接了他來呢？」杏農道：「他自己來了，指名要到這裡，怎麼好不接他呢？」我吃驚道：「那麼說，這大王居然現出形來，和人一般，並且能說話的了？」杏農笑道：「不是現人形，他原是個龍形。」我道：「有多大呢？」杏農道：「大小不等，他們船上人都認得，一見了，便分得出這是某大王、某將軍。」我道：「他又怎會說話，要指名到哪裡哪裡呢？」杏農道：「他不說話。船上人見了他，便點了香燭，對他叩頭行禮，然後答卜他的去處。他要到哪裡，問的對了，跌下來便是勝筭；得了勝筭之後，便飛跑往大王要到的地方去報。這邊得了信，便排了執事，前去迎接了他。我們這裡是昨天接著的，明天還要唱戲呢。」我道：「這大王此刻供在甚麼地方？可否瞻仰瞻仰？」杏農道：「我們飯後可以到演武廳上去看看；但是對了他，不能胡亂說話。」我笑道：「他又不能說話，我們自然沒得和他說的了。」

一會飯罷之後，杏農便帶了我回到演武廳去。走到廳前，只見簷下排了十多對紅頂、藍頂，花翎、藍翎的武官，一般的都是箭袍、馬褂、佩刀，對面站著，一動也不動，聲息全無。這十多對武官之下，才是對站的營兵，這便是我進營時，看見甬道上站的了。走到廳上看時，只見當中供桌上，明晃晃點了一對手臂粗的蠟燭；古鼎裡香煙裊繞，燒著上等檀香。供桌裡面，掛了一堂繡金杏黃幔帳，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帳一般，不過他是金黃色的罷了；上頭掛了一堂大紅緞子紅木宮燈；地下鋪了五采地氈；當中加了一條大紅拜墊；供桌上係了杏黃繡金桌帷。杏農輕輕的掀起幔帳，招手叫我進去。我進去看時，只見一張紅木八仙桌，上面放著一個描金朱漆盤；盤裡面盤了一條小小花蛇，約摸有二尺來長，不過小指頭般粗細，緊緊盤著，猶如一盤小盤香模樣。那蛇頭卻在當中，直昂起來。我低頭細看時，那蛇頭和那蕪蛇差不多，是個方的；週身的鱗，濕膩且滑，映著燭光，顯出了紅藍黃綠各種顏色；其餘沒有甚麼奇怪的去處。心中暗想，為了這一點點小麼魔，便鬧的勞師動眾，未免過於荒唐了；我且提他起來，看是個甚麼樣子。想定了主意，便仔細看準了蛇尾所在，伸手過去捏住了，提將起來（凡捕蛇之法：提其尾而抖之，雖至毒之品，亦不能施其惡力矣；此老於捕蛇者所言也）。還沒提起一半，杏農在旁邊，慌忙在我肘後用力打了一下，我手臂便震了一震，那蛇是滑的，便捏不住，仍舊跌到盤裡去。

杏農拉了我便走，一直回到他房裡。喘息了一會，方才說道：「幸而沒有鬧出事來！」我道：「這件事荒唐得很！這麼一條小蛇，怎麼把他奉如神明起來？我著實有點不信。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，我提他起來，把他一陣亂抖，抖死了他，看便怎樣！」杏農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順、直、豫、魯一帶，凡有河工的地方，最敬重的是大王。況且這是個金龍四大王，又是大王當中最靈異的。你要不信，只管心裡不信，何苦動起手來。萬一鬧個笑話，又何苦呢！」我道：「這有甚麼笑話可鬧？」杏農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今天早起才鬧了事呢。昨天晚上四更時候，排隊接了進來；破天亮時，李中堂便委了委員來敬代拈香。誰知這委員才叩下頭去，旁邊一個兵丁，便昏倒在地；一會兒跳起來，亂跳亂舞，原來大王附了他的身。嘴裡大罵：『李鴻章沒有規矩，好大架子！我到了你的營裡，你還裝了大模大樣，不來叩見，委甚麼委員恭代！須知我是受了煌煌祀典，只有論祭是派員拈香的。李鴻章是甚麼東西，敢這樣胡鬧起來！』說時，還舞刀弄棒，跳個不休。嚇得那委員重新叩頭行禮，應允回去稟復中堂，自來拈香，這兵丁才躺了下來，過一會醒了。此刻中堂已傳了出來，明天早起，親來拈香呢。」我道：「這又不足為信的。這兵丁或者從前賞罰裡面，有憾於李中堂，卻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一向無可發洩，忽然遇了這件事，他便借著神道為名，把他提名叫姓的，痛乎一罵，以泄其氣，也是料不定的。」杏農笑了一笑道：「那兵丁未必有這麼大膽罷。」我道：「總而言之，人為萬物之靈，怎麼向這種小小麼魔，叩頭禮拜起來，當他是神明菩薩？我總不服。何況我記得這四大王。本來是宋理宗謝皇后之姪謝暨，因為宋亡，投錢塘江殉國；後來封了大王，因為他排行第四，所以叫他四大王，不知後人怎樣，又加上了『金龍』兩個字。他明明是人，人死了是鬼，如何變了一條蛇起來呢？」杏農笑道：「所以牛鬼蛇神，連類而及也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杏農又道：「說便這樣說，然而這樣東西也奇得很！聽說這金龍四大王很是神奇的。有一回，河工出了事，一班河工人員，自然都忙的了不得。忽然他出現了，驚動了河督，親身迎接他，排了職事，用了顯轎，預備請他坐的。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願坐顯轎起來，送了上去，他又走了下來，如此數次。只得向他卜筮，誰知他要坐河督大帥的轎子。那位河督只得要讓他。然而又沒有多預備轎子，自己總不能步行；要騎馬罷，他又是賞過紫韁的，沒有紫韁，就不願意騎。後來想了個通融辦法，是河督先坐到轎子裡，然後把那描金朱漆盤，放在轎裡扶手板上。說也作怪，走得沒有多少路，他卻忽然不見了，只剩了一個空盤。那河督是真真近在咫尺的，對了他，也不曾看見他怎樣跑的，也只得由他的了。誰知到了河督衙門下轎時，他卻盤在河督的大帽子裡，把頭昂起在頂珠子上。你道奇不奇呢！這還是我傳聞得來的。還有一回，是我親眼見的事：我那回回了一個朋友去辦河工。……此刻我的同知、直隸州，還是那回的保案，從知縣上過的班。……我那個同事姓張，別字星甫，我和他一同奉了禮，去查勘要工。一天到了一個鄉莊上，在一家人家家裡借住，就在那裡耽擱兩天。這是我們辦河工常有的事。住了兩天，星甫偶然在院子裡一棵向日葵的葉子上，看見一個壁虎（即守宮，北人呼為壁虎，粵中謂之鹽蛇），生得通身碧綠，而且佈滿了淡黃斑點，十分可愛。星甫便叫我去看。我便拿了一個外國人吃皮酒的玻璃杯出來，一手托著葉子，一手拿杯把他蓋住；叫星甫把葉子摘下來，便拿到房裡，蓋在桌上，細細把玩。等到晚飯過後，我們兩個還在燈底細看，星甫還輕輕的把玻璃杯移動，把他的尾巴露出來，給他拴上一根紅線，然後關門睡覺。這房裡除了我兩個之外，再沒有第三個人了。誰知到了明

天，星甫一早起來看時，那玻璃杯依然好好蓋住，裡面的東西卻不見了。星甫還罵底下人放跑了的，然而房門的確未開，是沒有人進來過的。鬧了一陣，也就罷了。又過了幾天，我們趕到工上，只見工上的人，都喧傳說大王到了，就好望合籠了。我和星甫去看那大王時，正是我們捉住的那個壁虎，並且尾巴上拴的紅線還在那裡。問他們幾時到的，他們說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，說的那天，正是我們拿住他的那天。你說這件事奇不奇呢。」我道：「那裡有這等事，不過故神其說罷了。」杏農道：「這是我親眼目睹的，怎麼還是故神其說呢。」我道：「又焉見得不是略有一點影響，你卻故神其說，作為談天材料呢。總而言之，後人治河，哪一個及得到大禹治水。你看《禹貢》上面，何嘗有一點這種邪魔怪道的話，他卻實實在在把水治平了。當日『敷土刊木，奠高山大川，又何嘗仗甚麼大王之力。那奠高山大川，明明是測量高低、廣狹、深淺，以為納水的地位，水流的方向；孔穎達疏《尚書》，不該說是『以別祀禮之崇卑』，遂開後人迷惑之漸。大約當日河工極險的時候，曾經有人提倡神明之說，以壯那工人的膽，未嘗沒有小小效驗。久而久之，變本加厲，就鬧出這邪說誣民的舉動來了。時候已經將近二炮了，我也暫且告辭，明日再來請教一切罷。」說罷，起身告辭。杏農送我出來。我仍舊僱了東洋車，回到紫竹林佛照樓客棧。夜色已深，略為拾掇，便打算睡覺了。

此時雖是八月下旬，今年氣候卻還甚熱。我順手推開窗扇乘涼，恰好一陣風來，把燈吹滅了，我便暗中摸索洋火。此時棧裡已是靜悄悄地，忽然間一陣抽抽噎噎的哭聲，直刺入我耳朵裡，不覺呆了一呆。且不摸索洋火，定一定神，仔細聽去，彷彿這聲音出在隔壁房裡。黑暗中看見板壁上一個脫節的地方，成了一個圓洞，洞中卻射出光來，那哭聲好像就在那邊過來的。我便輕移腳步，走近板壁那邊；那洞卻比我高了些，我又移過一張板凳，墊了腳，向那洞中望去。只見隔壁房裡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頹白婦人，穿了一件三寸寬、黑緞滾邊的半舊藍熟羅衫，藍竹布紮腿褲，伸長兩腿，交放起一雙四寸來長的小腳；頭上梳了一個京式長頭；手裡拿了一根近五尺長的旱煙筒，在那裡吸煙。他前面卻跪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子，穿一件補了兩塊的竹布長衫，腳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，只對著那婦人嗚嗚飲泣。那婦人面罩重霜般，一言不發。再看那小子時，卻是生得骨瘦如柴，臉上更是異常瘦削。看了許久，他兩個人只是不做聲，那小子卻哭得更利害。

我看了許久，看不出其所以然來，便輕輕下了板凳。正要重新去摸洋火，忽又聽得隔壁一陣劈拍之聲，又是一陣詈罵之聲，不覺又起了多事之心，重新站上板凳，向那邊一張。只見那婦人站了起來，拿著那旱煙筒，向那小子頭上亂打，嘴裡說道：「我只打死了你，消消我這口氣！我只打死了你，消消我這口氣！」說來說去，只是這兩句，手裡卻是不住的亂打。那小子仍是跪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，伸著脖子受打。不提防「拍折」一聲，煙筒打斷了。那婦人嚷道：「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煙袋（北人通稱煙袋），在你手裡送折了，我只在你身上討賠！」說時，又拿起那斷煙筒，很命的向那小子頭上打去。不料煙筒桿子短了，格外力大，那銅煙鍋兒（粵人謂之煙斗，蘇、滬間謂之煙筒頭），恰恰打在頭上，把頭打破了，流出血來，直向臉上淌下去。那小子先把袖子揩拭了兩下，後來在袖子裡取出手帕來擦，仍舊是端端正正跪著不動。那婦人彎下腰來一看，便捶胸頓足，號啕大哭起來，嘴裡嚷道：「天呵，天呵！我好命苦呵！一個兒子也守不住呵！」

我起先只管呆看，還莫名其妙，聽到了這兩句話，方才知他是母子兩個。卻又不知為了甚麼事。若說這小子是個逆子呢，看他那飲泣受杖的情形又不像；若說不是逆子呢，他又何以惹得他母親動了如此大氣。至於那婦人，也是測度他不出來：若說他是個慈母呢，他那副很惡兇悍的尊容又不像；若說他不是個慈母，何以他見兒子受了傷，又那麼痛哭起來。

正在那裡胡思亂想，忽然他那房門已被人推開，便進來了四五個人。認得一個是棧裡管事的，其餘只怕是同棧看熱鬧的人。那管事的道：「你們來是一個人來的，雖是一個人吃飯，卻天天是兩個人住宿；住宿也罷了，還要天天晚上鬧甚麼神號鬼哭，弄的滿棧住客都討厭。你們明天搬出去罷！」此時跪下的小子，早已起來了。管事的回頭一看，見他血流滿面，又厲聲說道：「你們吵也罷，哭也罷，怎麼鬧到這個樣子，不要鬧出人命來！」管事的一面說，那婦人一面哭喊。那小子便走到那婦人跟前，說道：「娘不要哭，不要怕！兒子沒事，破了一點點皮，不要緊的。」那婦人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就是你死了，我也會和他算帳去！」那小子一面對管事的說道：「是我們不好，驚動了你貴棧的寓客。然而無論如何，總求你擔代這一回，我們明日搬到別家去罷。」管事的道：「天天要我擔代，擔代了七八天了。我勸你們安靜點罷！要照這個樣子，隨便到誰家去，都是不能擔代的。」說罷，出去了。那些看熱鬧的，也就一哄而散。

我站的久了，也就覺得困倦，便輕輕下了板凳，摸著洋火，點了燈，拿出表來一看，誰知已經將近兩點鐘了，便連忙收拾睡覺。

正是：貪觀隔壁戲，竟把睡鄉忘。未知此一婦人，一男子，到底為了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